

欽定後漢書

卷六十一至六十九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

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

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

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

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隄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

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効專

謂擅放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

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

與參政事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違來也

曹輩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

從事計日當告之

○劉攽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

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微

微急

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

不召伋知盧芳夙賊也

夙舊

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劉攽曰案隨字至隋時方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

隨

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

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家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賜以繁戟漢雜事曰漢制假繁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繁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興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繁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艤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

異等賊遂窮滅拜成皐令成皐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允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

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排音浦拜反治

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鑿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

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

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侮也侮慢也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藥輶也音高詩曰載藥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

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息於內郡休息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維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怨驚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之師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見澤言其和睦歡悅如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

侍從宿衛言士卒得

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士不歸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

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盡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

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為守令為牧養也

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慚誠慚誠恐八月上書乞避功德陛下

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

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

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

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機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

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
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
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降
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
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
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
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解去事見史記也
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
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贈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
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

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

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旣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荼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濁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攽曰案文奮旣益當在能字上奮旣

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信用命焉郡多民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民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顯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繼

帛井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搭握之物足當十世搭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

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

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鈎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

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

漢字公子見儒林傳

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

謁范爲功曹

謁請也

會融爲州所舉案

舉其罪案驗之

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

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

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因反督亂邪

鄭玄注禮記曰瞽目不明之貌

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洛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楚王英故謀反也

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

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襲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襲

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責之

責敕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

劉攽曰按文入當作人

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

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懸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十字懸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尋食晨往赴之

薛食早起食於寢幕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麟藉死者千餘人

麟轢也藉相陷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

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絳

作協韻音則謹反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振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

守廉叔度好局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率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懷

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

矣信音

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爲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

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行而疑以爲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爲都尉也

議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人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變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鄰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

永初中西

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

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

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

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

阿曲也

以死守之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

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

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

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敷才職委功曹陳

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

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稗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

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族孫不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鸞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

祖父純字桓

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

劉放曰案竇固自爲奉車都

尉蘇純但從之耳爲當作從

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

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

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

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

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

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章

不章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

執授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章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列傳

六

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子胥

復讐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

客邀鬻於諸陵間不刵會鬻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廄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廄芻粟藏音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廄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鬻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鬻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

書而去鬻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

知鬻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鬻匿不

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桴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

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

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閭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

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

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

斷首以毒生者毒苦使鬻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

吳頌有隙及頌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頌既積憤於吳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書事以爲書表治議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頌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

原免也

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

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

歡服時樞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敝衽襦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祕襦短衣也廣雅云卽襦

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

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

騶騎士也

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

縕故絮也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曰帝不

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贈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

○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

有政理迹

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說文曰瑇瑁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瑇瑁形似鸞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

雅曰瑇瑁形似龜

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

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桂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

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軍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

○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意文

是注以解 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壅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壓陶長濟陰董詔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績在獨行傳父襲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

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

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

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

勞苦割割故聚於下人也